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九十回 三俠客同走勸架 二親家相打成詞

詩曰： 俠骨生成甚可誇，同心仗義走天涯。
救人自遇人來救，暗裡循環理不差。

且說艾虎正與施守志交手，兩口利刃上下翻飛，未分勝負。白芸生撿了鐵頭狸子的那口刀，也就躡將上來，兩個人並力與施守志較量。論碧目神鷹，艾虎一人他就抵敵不過，何況又上了一個，他焉能行得了？自己就要打算逃躡性命。奈因一宗，二個人圍住他，躡不出圈去，鬧了個腳忙手亂，當時刀法也就亂了。好容易這才虛砍了一刀，撒腿就跑，一直撲奔正西。過了一段界牆，前邊兩堆太湖山石，眼瞧著他就在太湖山石當中躡將過來。艾虎在前，芸生在後，自然也得在太湖山石當中過去。艾虎剛往西一躡，只聽東北有人嚷道：「別追！有埋伏。」這句話未曾說完，艾虎已然掉下去了。芸生幾乎也就掉將下去。回頭一看，並不見人，也不知是什麼人在那裡說話。大爺往裡一看，原來是個陷坑。艾虎墜落坑中，站起身來，往上一瞧。芸生上面答言：「難道老兄弟不來嗎？」艾爺說：「行了。」自己往上一躡，腳蹬坑沿上，問：「大哥，那賊何方去了？」回答：「早已跑遠了。」艾爺大怒道：「便宜這廝！咱們找我二哥、三哥去。」

復又回來，遍找不見，忽然由牆上下來，說：「你們二位可好，我兩世為人了。」艾虎、芸生問：「什麼原故？」回答：「我自願追尼姑，一時慌張，沒看明白，墜落坑中。那尼姑真狠，舉起一塊大石頭要砸我。坑沿上有一個人，也不知是誰，由尼姑身後將尼姑踢倒，自然那石頭正砸在尼姑的腦袋上，頭顱粉碎。我上來時節，那人不見了。我也沒看見人家，也沒與人家道道勞，我就奔這裡來了。你們將那兩個賊可都殺了無有？」二人道：「我們打死了一個，追跑了一個。」又提艾虎如何墜在坑中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列位就有說的，原來徐良沒死。他若死了，如何還算小五義？再說尼姑，倒是誰人將他要命？可就是艾虎看見倒騎驢的那個人。他又是誰人哪？就是前文表過的神行無影谷雲飛。因他徒弟回家，自己暗地跟下來了，看他到家是真孝順，是假孝順。暗地一瞧，是真孝順，又有救他妹子這一節。自己並沒見徒弟之面，去到廟中要把尼姑殺了。白晝見著街上酒鋪中有個醉鬼先在那邊，就沒賒出帳來，他就把尼姑庵中的事聽了一遍。又到這邊酒鋪中來，自己見著艾虎，一瞧就奇怪，故意又喝兩壺酒，細看艾爺的情性，方知不是賊。會了酒錢，並不道謝。晚間到廟中，淨在一旁看著他們動手。徐良掉下坑去，自己過去用「閉血法」把尼姑一點，淫尼一倒，石頭砸在自己腦袋上，腦髓迸流。自己仍然又撲奔前院。見艾虎他們追下賊去，自己也遠遠的跟著，見賊過太湖山石，拿胳膊廠跨太湖石，往南一飄身，躡在正西，等著艾虎。他就看出破綻來了，自己想著提拔艾虎，報答他這兩壺酒錢，嚷道：「前頭有埋伏！別過去八說遲了一些。谷雲飛見尼姑一死，自己就算沒有事了，由此起身。下套《小五義》上金鱗橋辦明奇巧案，救白芸生、范仲淹，誤打朝天嶺的內應，巧得滇皮鏢，皆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的是徐良、艾虎、白芸生他們弟兄三位，不知施守志的去向，就把廟中的婆子、小尼姑找在一處，告訴他們一套言語。小尼姑連婆子等都跪在地下，求饒他們的性命。

芸生說：「我教給你們一套言語，就不殺害爾等。」大家一口同音，都嚷願意。芸生說：「明日你們報到當官，就提你們這裡的廟主結交賊匪，暗地害死高保。苗錫麟與尼姑通姦，施守志因氣好砸死尼姑。殺死苗錫麟，此賊棄凶逃走。當官不信你們，就把埋葬高保的地方指點告訴明白。按著這套言語回稟當官，自然就保住了你們的殘生。如若不依著我們的言語，明晚我們大眾前來結果你們的性命。」大家點頭，情甘願意。「所有尼姑的東西，你們大家分散。當官要是問著你們，就說俱被施守志盜去。」大家千恩萬謝，都感幾位爺的好處。

白芸生、徐良、艾虎三個人一看天氣不早，就此起身，回到店中，仍是躡房躍牆下來。手下的從人俱都在店中等候。來到房中，大家見禮、道驚、打聽。芸生把自己的事情俱都說出，連胡、喬二位都贊歎說：「這樣公子，都受了這樣苦處。」徐良說：「明天五更就起身，不管他們此處的事情了。」書不可重絮。到了次日，給了店飯錢，有騎馬的，有步下的，直奔武昌府而來。眾人奔武昌，暫且不表。

說書的一張嘴，難說兩家的話。這一丟大人，蔣平、智化解開了沈中元的貫頂詩，各路分散著尋找大人。先說可就是艾虎的事情，這才引出小五義結拜、盜獄等項，也不在少處。丟大人，就有走夾峰前山的，就有走夾峰後山的，就有上娃娃谷的。在路上俱各有事，可是說完了一段再表一段。這個日限相隔差不了多遠。

先提北俠、南俠、雙俠離了晨起望，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無話不說。這日正往前走著，前邊黑忽忽一片樹林，樹乃莊之威，莊乃樹之膽，倒是個很好的個村莊。三位爺就穿村而過，是東西的個街道。他們是由西向東，正走在東村口，圍繞著多人。雖然三位尋找大人的心盛，但都是天然生就俠客的肝膽，遇事就要瞧瞧看。眾人進去一看，原來是兩位老者揪扭著相打。二位老者俱過六旬開外，並且全是頭破血出。還有幾個年輕的，俱都掠胳膊、挽袖子，在旁邊氣哼哼的，欲要打罷又不敢。旁邊有幾位老者說：「你們親家兩個還有什麼不好說的事情，打會子也當不了辦事。」雖說，也不過去拉去。

丁二爺平生最是好事，說：「歐陽哥哥，咱們去勸勸罷。」北俠說：「二弟，知道是什麼事情，咱們過去勸勸去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我過去問問去。」北俠一揪沒揪住。二爺就過去，在兩個老頭當中伸單胳膊一揸，又把這隻手打底下伸進去往上一擡，就見兩個老頭自然就撒開了。兩隻手又搭住兩個老頭兒的腕子，往兩下裡一撐，老頭兒一絲兒也不能動轉了。兩個老頭直是氣的渾身亂抖。那個老頭就說：「尊公！你是幹什麼的？」二爺說：「我們是走路的。」老頭說：「你是走路的，走你的路，你揪著我們為什麼事情？」二爺說：「我平生好管閒事。我問問你們，因為何故？我給你們分析分析。」老頭說：「我們這個事情不好分析，非得到當官去不成。」二爺說：「我非要領教領教不可。」那個老頭說：「你撒開我，慢慢告訴你。」南俠、北俠也就過來說：「二弟，你撒開人家，有什麼話再說。」二爺這才撒開。

大眾一瞧這三位爺這個樣兒：一個像判官，一位傲骨英風，一位少女一般。旁邊人們說：「得了，你們親家兩個告訴告訴人家罷。」二爺說：「貴姓？」那位老頭說：「我姓楊，叫大成。我有個兒子叫楊秀。這個是我們的親家，他姓王，叫王太。他有個女兒，給了我的兒子，我們作了親家。前番接他女兒住娘家去，我就不讓他接。眾位你們聽聽，咱們俱都是養兒女的人，還有姑娘出閣，不許往娘家來往的道理嗎？可有一個情理，我們這個兒婦，他的母親死了，我們親家翁淨剩了光棍子一個人。我說他想他女兒，讓他上我這瞧瞧來，他一定接的家去，又便當怎麼樣呢？他要接定了，不接不行。

我也不能深攔，就讓他接回去了。可也不知道他又將他女兒又給了人家了，或是他又賣了，他反倒找在我家來，不答應我。」北俠一聽，就知道不好，要是不伸手，可也就過去了；要一伸手，得給人家辦出個樣子來。那個姓王的說：「這位爺台貴姓？」二爺說：「我姓丁，排行在二。」老頭說：「丁二相公爺，你想我的女兒，我焉能行出那樣事來？我接，他就不願意。我接到家裡住了□二天，就把他送回來了。我這幾日事忙，總未能來。今天才有工夫，我來看看我這女兒，不想到此，他胡賴。是他把我女兒賣了，倒是有之，不然就是給你耍了命了，還是屍骨無存。我難道說，我還活這麼大的歲數？這條老命不要了，我與他拚了罷。」

丁二爺此時就沒有主意了，淨瞧著北俠。歐陽爺暗笑：「你既然要管，又沒有能耐了。」北俠上前說：「王老者，你們兩親家我可誰也不認識，我可是一塊石頭往平處放。你說你送你女兒，可是送到你們親家家裡來了嗎？」楊大成說：「沒有，沒有。」王太說：「我這女兒不是我送來的，是我女兒的表兄姓姚，叫姚三虎，素常趕腳為生。他有個驢，我女兒騎著他表兄這個驢來的。」

北俠說：「那就好辦了，找他這個表兄就得了。」王太道：「不瞞你們幾位說，我女兒這個表兄，就是一身一口，跟著我過。自從送他表妹去後，直到如今沒回家。」北俠問：「他把他表妹送去沒送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王太說：「焉有不送去之理。」北俠說：「那就不對了。你總是得見著他這表兄才行呢。倘若他們半路有什麼緣故，那可也難定。」一句話就把王太問住。楊大成說：「是他們爺們商量妥當，半路途中把我們兒婦給賣了。」說畢，二位又要揪扭。北俠攔住，說：「我有個主意，你們這叫什麼村？」楊大成說：「我們這叫楊家店子。」又問：「姓王的，你們那裡叫什麼村？」王太說：「我們那村叫王家陀。」北俠說：「隔多遠路？」王太說：「八里地。」北俠說：「隔著幾個村莊？」王太說：「一股直路，並沒村莊，半路就有一個廟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們二位不用打架，兩下撒下人去遍找，□天限期為度。找不著，我們在武昌府，等你們上顏按院那裡遞呈字去，上我們大人那裡告去。我們就是隨大人當差的，到那裡準能與你們斷明。」兩家也就依了這個主意。三位便走，連本村人都給三位道勞。

三人離了楊家店，一直的正東走了三里多路，天上一塊烏雲遮住碧空，要下雨。緊走幾步，路北有座大廟，前去投宿避雨。這一進廟，要鬧個地覆天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